



## 宣誓

◎思践悟明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  
我永生不忘  
在党旗下接受神圣的洗礼  
紧握成拳的右手郑重举起  
在拥抱的镰刀与铁锤前  
宣誓  
一个新细胞在机体里诞生  
镰刀把誓词铭刻在心底  
铁锤把誓词砸进骨髓里  
从宣誓的那一天起  
就定格了自己的位置  
我是一根纤维  
织进了党的鲜红旗帜  
我是一个音符

谱进了国际歌的旋律  
我是一滴水  
紧跟革命的潮流涌起  
从宣誓的那一天起  
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以信仰的力量充实自己  
自觉以英模人物为榜样  
忠诚地为祖国放哨站岗  
坚守于国门“把关”“服务”  
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标准  
坚持做到“完全”“彻底”  
从宣誓的那一天起  
懂得了奋斗的含意

明确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  
获得奋发进取的不竭动力  
即使在前进的路上倒下  
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牢记使命永向前  
当好合格的棋子  
从宣誓的那一天起  
就跟定了党的旗帜  
拥抱着的镰刀与铁锤  
是闯过激流险滩的舵  
是征途上引路的火炬  
永远跟党一路前行  
振奋精神保持晚节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 爷爷的供销社情结

◎陈汉忠

我爷爷陈永高,是海门麒麟镇供销社最早的员工。新中国成立前,爷爷在长春镇有一家私人商铺,全家人靠他吃饭。但那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商铺濒临关闭。新中国成立后,长春镇人重见天日,爷爷的商铺也获得了新生。那年,麒麟镇成立供销合作社时,许多小业主左顾右盼拿不定主意,爷爷率先报名入社,成了当年的镇供销社元老。从先前的私营小业主到国营供销社员工;从自负盈亏经营到按月领取固定工资,虽然手头似乎没有原先活络,但爷爷却引以为荣。他常对奶奶说,别看在供销社挣钱没有开商铺多,但过去顶多是个小商人,如今在供销社却是当家做主人。供销社是国家的,我们要为这个招牌增光添彩。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尤其农村,不仅交通不便,而且各类生活物资奇缺。老百姓买个油盐酱醋都要跑到好几里地外的集镇上去。为方便群众生活,供销合作社决定在各生产大队设小店。如此创举,百姓拍手称快,但镇上的供销人员大多不愿下乡。作为供销社的元老,爷爷完全可以留守镇上。可爷

爷却第一个报名下乡。而在去向选择上,当时我外婆家所在的长西店是规模较大的综合店,有食品部和百货部两个门面,厨房宿舍一应俱全。爷爷曾在长西生活过几年,熟悉那里的情况,完全有理由申请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的长西店。可爷爷没有这样做。他找到领导说:“哪个小店没人去就让我去!”当时领导正在为奄奄一息的长西店做工作,爷爷的主动请缨为他们解了围。倒不是奄奄一息的长西店有多偏僻,它离镇上并不远,只是小店条件太差了:一间朝东的草屋,前半间是店铺,后半间是床铺,编制只有一个营业员,没有替换,也没有休息日,派谁去都摇头。爷爷却一口应承下来。

爷爷在那间草屋里一干就是七八年,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着为国家、为供销社增光添彩的诺言。当年小店的油盐酱醋大多散装,都是用秤称、用舀子量,能否足斤足两给消费者,是对经营者的考验。那些年也有些小店经不起诱惑,坑害消费者,如用舀子量酱油或酒时,手稍微抖一下,称重时稍微压一点点,消费者就吃亏了。甚至还发生过往酒里、醋里兑水,老百姓买回家的

酒里有小鱼的怪事。对此,爷爷是深恶痛绝。他经销的物品,丁是丁,卯是卯,既不造假,也不缺秤。记得有一次,爷爷把一堆称好的红枣放在桌子上,临时有事没来得及包扎好,姑姑带我去玩时,随手抓几颗吃了。不知情的奶奶又把它包好卖掉了。爷爷知情后很生气,把姑姑好好批评了一顿。后来,他还专程登门道歉,补足了客户。这在旁人眼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凭着这份执着,爷爷的小店广受驻地百姓好评,连年被评为先进,盖着麒麟镇供销社大印的奖状贴满了半边墙。

记不清哪一年,爷爷从供销社退休了,我二姑顶替进了商店。不知为何,爷爷竟然没有退休金,后来的许多年里,都是由姑姑接济他,先是每月五元,后来逐渐增至十五元。但爷爷从不抱怨,离职时叮嘱姑姑的还是那句老话:国家的供销社,我们要为这个招牌增光添彩!

**合作社的故事**  
主办: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协办:南通日报社  
投稿邮箱:jssyhzsxy@jscbc.edu.cn

启秀荷塘美  
◎袁德君

紫琅诗会

## 我们的“负面清单”

◎袁益民

乡下孩子的负面清单很简陋,没有几个条款,家家都差不多:不许着水、不许玩火、不许打架、不许偷东西……

孩子天生与水对眼,大人稍不注意,就赤皮肉条地溜到河心了。作家庞余亮说:“……只要到夏天,我们的村庄都要淹死一个或两个孩子。”我也见过,小伙伴的肚子里灌满了小河里的水,鼓鼓的,发亮,一声不吭,像个死沉死沉的褡裢搭在大人的肩上,或担在老牛背上。扛小孩的大人使劲跑,使劲颠;赶牛的人鞭着牛狂奔。命大的小伙伴颠净了肚里的水,还得魂来;命浅的,一脸青紫,放在草席上,一大家子围着哭断肝肠。所以,水是万万玩不得的。

火也不能玩。草房多,草垛多,一点就着,且着得很快。等到地里干活的大人远远看见冲天的焰光或乌烟,赶到家,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打架是当然的负面条款。不用赘述。

一边长大一边明白,这份条款简陋的清单,其实是一个陷阱,一宗阴谋——这个清单不是一次性生成的,清单外还有更大的清单呢。我们一天天成长着,清单以外的条款就一桩桩往上加。

比如,清单上没说不许玩弹弓,弹弓就“准入”。找来一根粗细适中的树杈,费劲巴力地削皮磨光,搭上橡皮筋,就成了。打鸟、打野兔、打水里浮头的鱼。即使在家长眼皮底下玩,也平安无事。然而,有一天,邻居上门告状了,说你打翻了他家的鸡,或是打穿了他家的玻璃,除了一顿皮肉生活,那把呕心沥血制作的精美弹弓,也被扔进了灶膛里,噼啪噼啪化为灰烬。

从此,弹弓就上了负面清单。

这份清单最大的诡异之处,不在于不停地添加,而在于它的无常。

家前屋后的小河里就没有孩子了?大热天,河面上挤得满满当当的,拍水声、打闹声,喧嚣成一锅粥。东家的大板子捞了一淘箩螺蛳,西家的小黑皮摸了七八只大河蚌,懂事的钢铲子一顿饭的工夫,挑了一担水草上岸了,解

心窗  
片羽

决了猪的晚饭问题。父母就会指着鼻子骂:“死吃无用的东西,你看看人家!”家长哎,你不是不让下河嘛,这个时候又倒打一耙。家长永远有理。

再说了,不许着水,我怎么又看见大舀子叔叔把他家的小舀子往河中心扔?小舀子和我差不多大,学会狗刨,至少比我早了两年。

链条枪玩过吗?这可能是童年里最奢华的玩具了。把自行车上废链条一节节拆下来,再用自行车上的钢丝一节节串起来,还将钢丝的一头磨尖了作枪栓,勒上橡皮筋。一把链条枪,基本上将一个男孩逼成能工巧匠了。放到现在,能做链条枪的学生,手工课不愁拿不到“优”。子弹可以是火柴头,也可以是火药纸。枪栓一拉,食指一勾,“啪!”子弹出膛,神奇极了,威武极了。家长也不会管。闯祸的那次是一个正月初一,大早,村里人聚在一起拜年。过年是童年里最快活的时光,人会得意忘形,不知轻重,比如我,就举起链条枪对着陈玉泉大大的背后来了一下。枪响了,我没有溜。不值得溜,也没必要溜。新年头头的,闹着玩,应该是可以的。坏就坏在陈大大将头扭了一个大弯一看,背后有个洞,过年才上身的新衣服上有个洞。他一下子揪住我,往我家跑。下面的故事你是应该知道的,我就说了。我没想到,这枪竟然这么神奇,大脑里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个剧情。陈大大过年的新衣服,是毛葛料子的,四十多块钱呢!这是我们生产队第一件毛葛衣服。这场祸闯得要多大有多大。那个正月我都没敢出门,生怕被陈大大遇到,躲在家里盼望着学校早点开学。至于那把链条枪,下落不明。

做一把链条枪差不多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费劲呢。不用家里人说,我自动将它添加到负面清单里去了。

随着我们的个头一年年蹿高,这份负面清单也一年年加长。随它去吧,我们已经长大了,早就看不起那些小屁孩才要的玩意了。